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十三章 新結同心香未落 怎生負得當初約

十 天南歐之旅匆匆過去。柳依依拖著疲憊的身心才由巴塞隆納歸抵台北，第二天便又坐上往香港的飛機洽公出差。

柳依依一路上眉頭深鎖，不斷回想著近日種種。起初時，何秉燭哭喪著臉坐在床頭講手機的模樣逡巡不去；次後來，昏黃燈火青楓下，何秉燭拿著手機又哀又憐的難堪像縈懷反側；沒多會，到何秉燭辦公室時，王紅蕖不冷不熱的態度惹人煩快；再更一霎，何秉燭託辭加班開會，偷空打手機交待不能回家一道晚飯時的不甚自然語氣及安靜得出奇的背景啓人疑竇。柳依依正自心煩不寧，忽然間，一道似曾相識的黑衫人影沒來由匆匆閃過。柳依依直覺地知道這條人影必與何秉燭有關，那模樣雖無法瞧得真切，總是隱身迷濛之中，但那味道卻是清清楚楚透露著半狐半媚、亦嬌亦嫵。柳依依見過王紅蕖幾次，依稀記得她總是穿著紅紅粉粉的兩截式套裝，似乎並未曾見她一身緋黑，因此儘管懷疑何秉燭與王紅蕖有私，但那黑衣人影卻怎麼都難以與王紅蕖牽連勾扯，不僅是服色不對、款式不同、氣質味道也是大不相似。

柳依依追索這黑衣女已不下數次，但總無功而返，也總不明白為何老是在心煩意亂時腦中浮現這女子。不過，此番這黑衣女子再出現腦海中時，柳依依寸心之中剎那間滾起萬千朵疑雲如似脫韁野馬，湧現出百十種心思宛若疾電飛舞，橫豎偏是將個紅顏粉頰弄鬧得慘慘白白。只是，心頭悒悒只才一瞬，溟濛中，柳依依已然知覺這黑衣女不是別的，應正就是讓何秉燭變了樣的那個人。

柳依依一顆心怦怦狂跳。忽然間，她想起了在何秉燭辦公室外無意間瞥見的那黑衫背影。忽然間，她憶起了每回與胡北風談到何秉燭時，他將語不語的模樣。忽然間，她驚覺了何秉燭惡夢時哭喊的「依」原來並不是她，而是「Isabelle」，那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個巴塞隆納最後一夜時，她趁何秉燭沐浴，偷看他手機來電訊息所見到的人名。

柳依依淚水汨汨泌出。若不是顧忌鄰座旅客，只怕這當會她已趴在前座椅背上了。

柳依依強迫自己鎮靜後，理了理愁緒，她知道那黑衣女不是自己妄想而來，必然是曾經見過的某個人，也必然是曾經在自己心眼裡留下銘印的某個人。只是，那影子如此模糊，生疏得像個從未謀面之人。柳依依想了又想，思了又思，不期然，一個念頭飛過，或許與何秉燭同事多年的胡北風知曉些端倪。因此，柳依依暗地裡生了主意，公事完了後，她須得去找胡北風。

## 第十四章 撩亂春愁如柳絮 依依夢裡無尋處

胡北風佇立在大面落地窗前，望著下方泊著一艘艘亮白遊艇的銅鑼灣避風塘碼頭，心中很是陰晴不定。

四個多小時前，剛過正午，柳依依忽然來電，相約傍晚來訪，說話的語氣像是有千萬重心事，不像平時的柳依依。胡北風直覺想到何秉燭，除了他，應不會有什麼事讓柳依依這般煩惱。

胡北風被調來香港出任鼎天證券香港子公司的總經理已三個多月，除了每個月月初回國述職一次外，再也沒回台北過，因此與柳依依已許久未曾照面。此番忽接柳依依電話，知曉她將專程相訪，心中不禁一陣狂喜，生出許多幻想。但再想到柳依依相問是否方便來訪時的略帶猶疑語氣，美好的幻想又一個個破滅，他知道柳依依不是爲了他而來，而是爲了何秉燭、或是別的事物。不過，儘管悲喜參半，想到就要見到柳依依，心裡頭仍是高興。

胡北風看了避風塘遊艇頗一會後，忽聞背後敲門聲，才一回首，立刻與面上強逼著笑靨卻明顯顯露心事滿懷的柳依依四目相接。胡北風一眼看出柳依依憔悴模樣，心頭暗暗一驚，但怕傷了柳依依的心，也就不說破，只當作沒事般，滿臉笑意迎向前去，熱絡歡迎久別重逢的她。

柳依依俟胡北風關上房門，走到會客沙發對角處坐定後，寒暄說道：「學長最近好嗎？」

「還可以——」

「妳還好吧？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心事？」胡北風本想說說調來香港後的滿腹牢騷，但看到柳依依似有許多煩惱模樣，念頭登時一轉，關心地問道。

柳依依聽出胡北風話語中的關懷，頗是感動，很想放膽相問對何秉燭的風風雨雨是否聽聞，但女性的矜持讓她將到口的話吞了回去，並裝作輕鬆地邊搖首，邊澹然微笑。

胡北風原本預期柳依依會告訴他一些驚人內幕，但見她卻是笑笑地搖了搖頭，不像真有什麼煩憂事，也不像是他先前所臆想的已發覺何秉燭祕密，因此心中不免一抹失望暗浮。不過，這個失望的念頭才一湧現，胡北風立覺驚駭，並暗罵自己一聲自私，竟然不顧柳依依婚姻幸福，只是想著自己能否有機會重圓大學時的幻夢。

柳依依不知胡北風心裡頭這許多心思，見胡北風原本盯著她的雙眸忽然間低垂下去，沒意會到是他心虛，只道是胡北風沒看穿她心中煩惱，因此也暗悔剛才不夠爽快，沒順著胡北風語意將困惑說出。只是時機稍縱即逝，已不好再回轉話題了，所以柳依依只好先聊聊台北所聞，等場面合適、心中也舒坦些時，再提問何秉燭之事。

「學長來香港也好幾個月了。最近，公司裡謠言很多，講閒話的人到處都是。有暗中嘀咕，中傷你的。也有出面反駁，護衛你的。不過，就是有一些人看起來很討厭，一臉唯恐天下不亂模樣，講得特別難聽，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聽說？」

「有關我還有新金部的事？」

「嗯！」

胡北風離開新金部雖已一陣子，但仍是有些知己人馬，所以對柳依依將提的事頗有聽聞。不過，為確認彼此所思是否一致，胡北風仍是問道：「白脩樞？」

柳依依默不作聲，點了點頭。胡北風心中苦笑，接著說道：「白脩樞是七年多前我還只是新金部協理時 interview 進來的，專業能力還不錯，資歷也最深，這次董事長讓他接任新金部的主管是預料中事。只是沒想到他對我一直懷恨在心，胡言亂扯一通，儘說些沒有根據的話，硬是慫恿新金部的人怪罪我，說我當初明明已經作好了打算要來香港，卻還刻意逢迎拍馬，不顧部門利益，故意提議修改新金部的獎金辦法，想要造成人心浮動，讓人才流失，給繼任者難看，也給江上峰一個教訓。」

柳依依聞言訝異，這段傳言她並未聽聞，她所聽到的是比這個還更殺傷的一段。不過這謠言乍聽之下仍是讓人心驚，若印證她待會想講的傳聞，那白脩樞也未免心機太深了。只是，她不明白，她不知道到底胡北風與白脩樞有些什麼過節，而更讓她糊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塗的是爲什麼大家心目中認定是董事長愛將的胡北風似乎也與江上峰有些恩怨。

柳依依決定先弄清楚一些迷疑，因此她也不急著告訴胡北風她所聽到的。

「學長，感覺起來好像白脩檣對你很不滿的樣子，而且似乎總經理也對你頗有意見？」

胡北風知道柳依依想瞭解個中原委，但他只是微微苦笑，算是回應。

柳依依見胡北風無奈模樣，料想是有些不足爲外人道的，也就不多問。不過，爲讓胡北風有些心裡準備，提防著白脩檣，便將台北所聞說出：「事實上，我所聽到的並不是學長說的這件事。我出國前，大約兩個禮拜前吧，無意中聽到——」

「出國？」胡北風將柳依依的話打斷。

「嗯！和秉燭去羅馬及巴賽隆納度假。」柳依依心中一痛，想到了何秉燭的怪異舉止。胡北風心中也是一痛，想到了柳依依已是人妻。

柳依依看到胡北風臉上一絲黯然，她不知是何緣故，只以爲是談到這些謠言心情不好，因此也沒特別留意，又繼續說道：「公司裡有些傳言，說學長被調來香港是明升暗貶，目的是要將你調離開台北，以免對公司及董事長造成傷害，」柳依依看了一下胡北風，見他表情很是訝異，但並沒要說話，似乎只等著她往下講，便又接著說道：「他們說你被派去參加證券商與立委一起召開的一場有關認購權證稅賦問題的協調會，開完會後竟對外影射那是一場董事長主導、勾連立委來促成對證券商有利提案的分贓祕會。董事長爲免事態擴大，故意將你明升暗降來香港，用意是一年半載後你若做不出成績，他就能不落人口實地讓你離開。」

「妳聽誰說的？」

柳依依聽出胡北風話語中暗藏駭異，知曉他未曾聽過這謠言，因此連忙答道：「白脩檣說的。大約兩個禮拜前，我老闆請假，我代他上去參加主管會議，白脩檣就坐我旁邊。那天有特別討論到認購權證的稅賦問題，開完會，董事長離開後，就聽到白脩檣跟隔壁的承銷部副總竊竊私語，說了剛才的那番話。我不是有意要聽，只是剛好在收拾紙筆，而白脩檣似乎是有意要講得讓別人聽到般，因此我就這麼聽說了。」

柳依依講到這，忽然心中一緊，那道最近一直困惑她的黑衣人影不期中又是一閃。不過，這一回她漸漸有些明白了。雖然那人影仍是瞧得不真切，但依稀之中，恍恍惚忽間，似乎有個黑衫女子在主管會議時就與她坐在長橢圓會議桌的同一側。

柳依依兀自追索她的迷樣人影，並沒留意到胡北風的臉色陰晴，因此當她定過神來與胡北風四目相覷時，她著著實實大吃一驚。

胡北風勉力強作鎮靜，但面容上仍是難掩心中的驚駭非凡。他想起了月初回台北述職期間，與老同事敘舊時的聽聞。與胡北風尚稱友好的財務部副總在一道用中餐時，偷偷告訴他江麗天曾經在一次小型高階幹部會議時很不高興地說了些胡北風的重話，並隱隱約約表示他不相信胡北風能在香港做出什麼名堂。原本他以爲那財務部副總可能聽錯了，甚至還懷疑可能是蓄意離間，但印證柳依依所講的這些，他知道他可能錯看江麗天了，他也知道他也許錯估自己在江麗天心中的地位了。

胡北風一直以專業經理人自居，也一直以爲他幫鼎天證券建立了新金融商品部是大功一樁。所以，儘管從不自矜，胡北風卻也從不懷疑公司同事所說的他是江麗天最賞識的人。他對江麗天有太多的感謝，感謝他的栽培，讓他不斷歷練，沒有幾年就承擔大任，成爲偌大部門的副總；感謝他的慷慨，在部門建立之初、尚無利潤時，仍給他不錯的獎金，而當部門獲利激增時，對他更是獎賞賜賚不斷。因此，當江麗天問他對新金融商品部獎金制度修正與否的意見時，他不計私利，但從公正合理及公司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同意應仿同業作法，減少獎金發放。而當江麗天要他前往香港接任總經理時，他也不辭辛苦，一心想著幫江麗天打拚江山，開創新局。

不過，聽柳依依這一轉述，他原有的自信崩潰了，他對江麗天的信賴也崩潰了。胡北風不由回想起過往種種：江麗天高升他爲新金融商品部的副總，部門發展策略雖是由他擬議，但江麗天總有許多意見，到頭來整個策略規劃都變了樣，全都是依江麗天的想法；公司裡所有同事都稱羨他是董事長的愛將、跟前紅人，可是除了升遷飛快、獎賞特多外，公司機要事從未曾找他商議過；而公餘之暇，江麗天與何秉燭可以說說笑笑，與承銷部副總可以插科打諢，但對他卻總是表面和氣，像是隔了一層輕紗。胡北風一思及此，眼前不自禁地浮現起在董事長室的那一幕，江麗天狀似商量，卻全無讓他置喙餘地地引誘他同意仿照同業辦法，刪減部門獎金。也不自禁地再次閃過財務部副總要他多自留神，別太自信是江麗天心中愛將的那一番言語。原來，他一直都是當局者迷，他是專業經理人，是技術官僚，但也僅只於此，他的個性不會集黨結社、不善曲意逢迎，因此他就只能是專業經理人而已，永遠都進不了沆瀣一氣的黑暗軸心，永遠都不會是權力核心之一員。

胡北風忽如一陣膽寒，腦海中一下子江麗天螭虎豺狼之貌，一下子江上峰竊鼠貪狼之樣，一下子何秉燭遠遠冷眼相覷，又一下子白脩檣暗裡偷偷冷笑。心頭上一霎那立法院祕議分贓，一霎那交易室勾串貪瀆，一霎那白脩檣蓄意生謠，又一霎那江麗天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背後落井下石。胡北風胃中一陣逆反，他不願相信江麗天有意欺他，他不相信江麗天竟會設謀將他割切。但是，眼前許多蛛絲馬跡，由不得他不願相信。

胡北風太陽穴隱隱生痛，眼前沒來由忽然出現江上峰陰陰睨笑。胡北風知道江上峰不喜歡他，一直想將他撤換，改以白脩檣為主管，而若不是江麗天護著，只怕他早已不是一部之主了。不過，胡北風對這原本深信的事也開始懷疑了，他疑猜江麗天另有居心。一直以來，胡北風都以為江上峰排擠他，是因為他識破江上峰與何秉燭及白脩檣的勾當，而這些骯髒事江麗天都是被矇蔽著的，但此番一想，似乎是自己太單純了。江麗天不見得不知道江上峰的妄行，甚至還可能徇私默許。表面上觀來，江麗天是挺著他，不讓江上峰與白脩檣順遂心願，但實質上江麗天是保護他自己的證券王國，避免江上峰過早獨攬大權，也避免江上峰百無禁忌，致令那貪婪無厭的癖性毀了他辛苦創建的基業。胡北風突然胸中一陣苦楚，他難過他竟將他一向尊敬的江麗天想得太偏了，他暗恨他竟恩將仇報，把江麗天看得如此不堪。

柳依依望見胡北風臉上痛苦神色，原想出言寬慰，但看他心神離竅模樣，知他仍在尋思，便忍住不言。

胡北風腦袋裡混混沌沌，他太吃驚，他太震悸，他難以蔓絲堆中理出個頭緒。他一心只思慮著江麗天，卻忘記了柳依依就在身側。他整個人癱入沙發中，他抬頭嘆了口長長悶氣，他又低下頭愁結了眉繭。

胡北風不自禁站起身來踱了會方步。柳依依沒見過這般模樣的胡北風，震驚之餘，也不敢輕易出言，只是默默望著胡北風來回蹀躞。

好一晌光景，胡北風踱回沙發邊，並慢慢坐了下去。一道靈光將他點醒，他看清了。董事長室裡的獎金制度答辯僅江麗天與胡北風知情，如果江麗天真是護著他、沒有壞居心，那無論如何這事情不可能會外洩並被傳聞成是胡北風主動提議修訂獎金辦法，甚至還變成了是胡北風蓄意刪減獎金來造成新金部人才流失，讓繼任的主管及江上峰難以收拾。而立法院祕議之事，他發覺苗頭不對後，一回到公司就只向江麗天一人報告而已，連江上峰都不知情，那麼白脩檣如何知道這許多細節？如果江麗天沒授意，白脩檣怎可能據以造謠？

柳依依原不知這裡頭竟有這許多複雜糾葛，因此猜不透是什麼讓胡北風這般煩惱。不過，當她見到胡北風眉頭一時舒、一時緊、一時張、又一時弛，她心中也不禁暗暗為胡北風耽憂。她知道胡北風一直都視江麗天為命中貴人，滿心尊敬與感恩，因此胡北風萬萬不可能像白脩檣所說的胡亂散布對江麗天不利的謠言。但是，白脩檣又

言之鑿鑿，講得因果有據，以他在公司半高不低的輩份，若真有立法院祕會這等機密事，除非有人洩密或幕後操弄，否則他怎可能知情？如此看來，事情應不單純，以致胡北風如此失態忘形。

柳依依一邊思索，一邊默自靜坐，一會後，見胡北風出了竅的元神似乎回來了，知他應理出了些眉目，便指指手錶，笑笑說道：「白脩檣是怎麼樣的人品，公司裡很多人都知道，他常常講東講西地，你就不要太放在心上了。時間也差不多了，不是要帶我去太平山吃晚飯嗎？」

胡北風知道柳依依只看到白脩檣造謠的這一面，並沒想到江麗天居心叵測的那一層，因此心中苦笑。不過，看看天色，也該是放鬆心情，與佳人共用晚餐賞夜景的時候了，便走到辦公桌前，低下頭簡單收拾桌上文件，關上電腦，拿起公事包，準備招呼柳依依往外走。不過，才剛抬起頭來，右斜前側卻傳來一陣抑揚有致的銀玲般誦詩聲。胡北風揚眼一看，但見一條淡藍背影娉娉嫋嫋玉立白壁之前，凝眸望著裱掛在牆上的『藍花風信草』專心誦讀著。

白蒼蒼的風信球莖裡

藏著白蒼蒼底心事

寤寐了一季底夢

冬眠后仍又寤寐

裹了千層的被

竟奈不住這土裡的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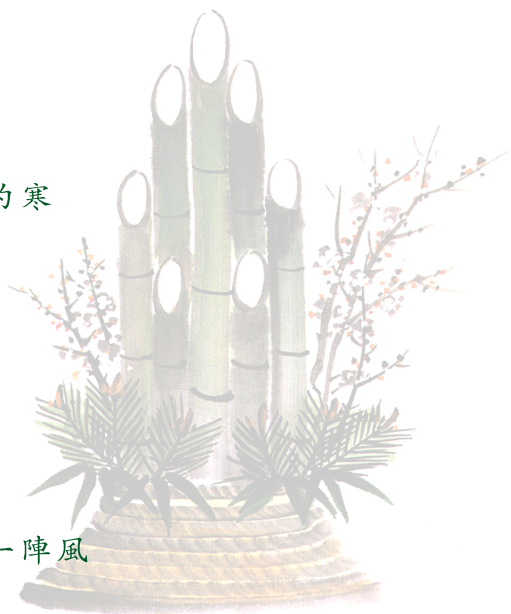
哎

好想掙脫這思念

燃起一把火

越冬的山上拂來一陣風

有草原雀的歡呼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還有杏花的羞  
 啊  
 原來是思春  
 抖落了滿身底心事  
 藍裳仙子綻開笑顏  
 迎了我一身香

胡北風邊聽柳依依鏗鏗鏘鏘如珠玉落地般地頌著詩句，邊暗暗欣賞烏亮飛瀑灑在羊脂白玉上的柔美丰姿，卻又邊心上頭隱隱不安。這詩章是為眼前人兒寫的，當初寫這詩句時，明知柳依依芳心已有所屬，偏又暗暗期盼有朝能與伊人比翼偕飛，所以寫成後，不敢相贈柳依依，只敢匿名對外發表。不過，詩篇公諸報端時，胡北風祈盼著柳依依若是讀到即能知曉那是清華園裡的故人思念她而寫，因此用了「北冥鯤」的筆名發布。只是由柳依依現在的反應來看，顯然她並未讀過，胡北風不由心中微悵。

胡北風在裝裱這首委請書法名家書寫的新詩時特意將作者略去，所以他不耽心柳依依會將他與「北冥鯤」關聯。他沒有勇氣在目前情況下讓柳依依知道他究竟是誰，他害怕柳依依知情後會避他遠遠。

胡北風待柳依依輕頌完了之後，走上前，來到柳依依身側，並按捺住內中心虛淡淡說道：「一年多前寫的，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好熱烈的一把火，不會是春原偶生之火吧？為誰燒的？那位女生有這榮幸？」柳依依回過身俏皮地問道。

胡北風半是尷尬，半是靦腆，不過經柳依依這一打趣，原本害怕春心被識破的忐忑也消了，因此鬆了心情，露了個澹澹微笑當作回應，不動聲色地輕輕將這話題帶了過去。

胡北風怕柳依依若再往另面牆壁看去將瞧著複印明代書家豐坊的『逍遙遊』行草，屆時以她的靈慧，遲早終將發覺他就是「北冥鯤」，所以連忙熄了燈火，帶上房門，領著柳依依向外邊電梯間走去。友聲